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五

明　傅遜　撰

衛

州吁之亂

隱公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滑叔段之子段亂滑奔衛衛為之伐鄭廩延故鄭為討之

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其弟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此因

桓公弑追紀其始得臣齊太子震長男在東太子宮居馬稱其妹明嫡女也碩人詩衛人憫莊姜美且賢見棄無子而作嬀陳姓厲戴皆謚桓公雖子於莊姜未定為大子嬖人賤而愛石碏衛大夫言欲立州吁宜早定否則綠寵構禍是階之也既驕而復降必忿憾而輕身以造亂眕安重也大小亦班列也老致仕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

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州吁弒逆如碏言時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求此寵而搆宋以修怨於鄭欲以此內和其民怨謂前伐君害謂子馮事見

宋殤之弑賦兵賦衆仲魯大夫棼桒也恃兵則民殘而衆叛安忍則刑慘而親離餘見隱公攝國徒兵步卒兩會諸侯伐鄭而民猶未和厚復為謀之於父䂬誘以覲王因使陳圖之八九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請涖請衛人自臨討之右宰衛官名醜宰石氏之宰名獳羊肩濮今山東濮州䂬一以公義而不少牽於私故曰純臣宣公名晋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牧衛邑燕南燕足繁駕鄭三卿曼元二公子北制河南汜水縣一名虎牢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郕國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蒲衛邑今為北直隸長垣縣治

惠公竊國

桓公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

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左右因左右媵之子以為號屬屬使立之謚失寵故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構會其罪莘衛地今山東莘縣黔牟羣公子惠公朔也衛宣於桓公十二年卒此因朔奔而追記其事

十七年春盟于黄　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甯跪

衛大夫甯之以遠曰放傳以人臣立君猶人植木必度其本之宜立與否又度其末之終能强盛與否於是適其可立之節而立焉斯能固其位衷節適也使其本之宜立與否猶不知固不與謀矣或其本雖宜立而度其枝之不能昌亦不犯難而强爲之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故蕃滋百世今黔牟雖或可立而孤弱寡助終至

危亡故以二公子為不度本或以賢或以分或以年本扶之者衆能有成無敗也○朔惡極矣二公子討其罪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無成乃以不度名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

文公定狄難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自宣公淫穢
亂國懿公以玩
好繼之遂致滅亡衛都河北古朝歌地今為衛輝府而
令真定永平等地時多為北狄所據遂得入其國軒大
夫車寵鶴過甚故乘軒北直隸長垣縣有鶴城其養鶴
所也莊子名速玦玉玦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
禦難繡衣取其文章順序皆以之守御右前驅後殿皆
以之戰雖臨事而戒然失民有素故無及熒澤衛地今
河南滎澤縣師之目在旗既敗而去之衆得奔免不去
故偕死亡敗而不可收華龍滑禮孔皆衛太史夷狄畏
鬼故誑言先當白神乃告守者使速行守者石甯二大
夫衛將東走渡河而南狄復追敗之惠公年十五六故
曰少昭伯惠公世兄子頑烝於宣姜而生男女五人牆
有茨詩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即其事也適齊避衛難也
宋桓以其夫人故迎衛敗衆復畏狄夜渡河共滕衛二
別邑廬舍也曹亦衛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文公立

載馳衛風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此詩以言志無虧桓公子餘詳見齊桓公之伯僖之

二年封衛于楚丘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封齊桓封之大布麤布大帛厚繒以敗亡後故敦樸儉務材務蓄材木以立門戶宗廟宮室廬舍訓農訓飭農事服田力穡通商通達商旅楙遷有無惠工加惠百工賴其罷用敬教敬重五教勸學勸勉士人力學授方授百事之宜任能任才能之人革車兵車三十三百其衆十倍也文公招懷迸散故能致衆如此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

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菟圃訾婁皆衛邑訾婁今北直隸長垣縣西北有訾婁城燬文公名公以國讓懷柔國人而後出師狄見其衆和故退而邢獨留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冬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衛文雖多難興邦邢雖無道取滅而以同姓故猶必名之禮至逞詐以蔑親不知恥而反銘功於器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難驪姬之難五鹿衛地大名府東有五鹿墟為與塊之所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於晉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衛侯文公子戍公也斂盂襄牛皆衛地詳見晉文公之伯買字子叢衛楚昏𡌴與楚且秦善衛因其被伐使戍

之見楚弱晉强乃殺叢以謝晉又恐楚罪復以不卒戍歸叢以解於楚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楚師敗績詳見晉文公之伯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謚夷奉攝君事也咺被愬子殺而猶不廢命亦忠也晉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甯武子名俞宛近濮水在北直

隷長垣縣境舊有宛亭不協謂君欲與楚國人不欲也衷中也牛曰牧馬曰圉相及以惡相及也武子恐國人以出君為罪故盟以居者行者其勞均聞之知無罪且心服故不貳衛侯有疑於叔武故先入甯子恐有妄殺先為攤衛之圖因與長牂同乘入殺叔武速出為前驅探衛侯意射殺之而不及救公雖枕哭其尸殺歂犬而元咺猶奔晉愬之長牂歂犬華仲皆衛大夫

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故囚衛侯深

室因室之深者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槖乘饘而納焉瑕公子適

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文公怨衛侯深罪不至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衛侯食故得賂醫薄酖雙玉曰瑴儀瑕母弟服卿服歂死廑懼咺等為祟遂辭卿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

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晉猶怨衛故不救其患帝丘顓頊之虛今北直隸開州東有顓頊城滑縣東北有帝丘城相夏后啟之孫亦居之享祭也歆猶享也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諸侯受命各有常祀相非所命也請改祀相之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〇武子之忠一也夫子以知愚二之固自夫人之見云耳其所謂知者豈非乘時遇主籌畫決奇以匡寧其家國乎且文公時衛亦多故矣武子安能養晦以自逸也魯史載諸國事多畧遂不少概見惜哉噫其論

相祀尤能據正守禮而不媚神於邪矣

孫甯廢立

成公七年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晉隨屬晉因衛朝而反之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强見欲歸之也定姜定公夫人以拒大國之請絕同姓之世卿內外交釁亡兆也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成子孔達孫惠子名殖皆衛卿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名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鱄衎母弟時已見其賢寘戚謀自保善

晉求以為援也

襄公七年冬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文子林父諡穆子豹諡叔以氏稱穆子言魯衛之君敵體共登孫子臣自宜後悛懼而改也詩召南委蛇自得貌從順也衡橫通不順也言詩人美大夫之自得以順于道也林父不順道而有自得之意必毀折矣

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四月巳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

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無道陵侮大臣戒食勑戒二子共宴食服朝服朝待命於朝旰宴從從公於囿皮冠田獵之冠見大臣宜釋既不釋又不與食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為亂太師樂大夫辭以不可師曹樂人憾公横鞭既歌復誦欲蒯即解以報之先先作亂帑妻子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奸犯也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於今否近關出避亂速也嶠伯皮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宫近戚地子展衛侯弟子行亦羣公子使請與前三子皆被殺郵阿澤皆衛地鄄今屬山東濮州阿澤今鉅野有大澤公徒既敗鄄人復執之時孫氏再殺君使復追敗公徒其惡已極而國人皆為之用佗與差為孫氏逐公丁為公御子

魚差字以背師與戮權之射猶為得禮故發二矢以示之禮輈車軛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遠獨還追丁丁射佗貫其臂子鮮鱄字告告于宗廟姜以公罪三而以無罪告故譏其誣神瘠厚成叔名執事指衛諸大夫弔恤下斂達禮增淫增其淫慝發洩以逐君也大叔儀衛大夫大貺謂愍恤之也郲齊所滅郲國以寄衛侯而乃以其糧歸貪也穀衛大夫以其從君故欲殺之穀言初從君令悔之不以為悅狐裘羔袖喻已暫從君即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劉穆公孫聽命聽會盟之命弔生曰唁子展先奔齊輓推以車喻也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

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師曠樂師貳卿佐側室支子貳宗小宗也賞謂稱揚匡正也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史太史君舉則書瞽者以詩為諷刺工樂人誦箴諫之辭規正誨諫也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如踊貴屨賤是也獻獻藝各獻技藝以喻政事夏書循征遒人行人之官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衆官師衆也自相規正執藝即獻藝也有之有遒人之事○師曠因問盡言其意深矣尤冥會乎天地愛民之心書一通以置人主座隅殊勝乎仲長統之所稱也秋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謚素善孫氏故陰庇之史佚周武王太史重而撫謂重不可移就安撫之仲虺湯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定衛定立剽也

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田曹隧越竟而田重丘曹邑詢罵也厲惡鬼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

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名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蹷仆也

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名喜

二十五年夏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秋衛獻公入于夷儀魏舒宛沒晉二大夫夷儀時屬衛晉愍衛侯失國使衛分以處之崔子名杼止其帑以為質五鹿衛地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忠也思其復也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侯武聞甯氏父子語故使與國文子大叔儀謚詩小雅言我不能復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及其後也思終思使其終可成思復思使其後可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詩小雅甯氏出自武公至喜九世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

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
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
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
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夘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禄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知鱄為國人所向故使為已求復以公無信故辭不獲命以母命不獲辭也穀前弃君而歸者得罪兩君謂前出公將弑剽也畜容也猶夫人其為人猶故也多能亡言子鮮踐言多不過能出亡其弗可已以受父遺命也嘉襄

文子二子伯國襄字喜乘其父兄不在攻之出舍以不克欲奔既而復乘其喪以克子叔剽字○傳以弑君罪甯氏固矣獨以專祿罪孫氏義未悉也豈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乎○領點其頭銜驕心易生接逆者其禮漸倨又使責讓太叔儀不在心不在我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

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

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侵戚以林父叛故茅氏戚東鄙地殖綽齊士時來在衛厲惡鬼從逐也圍衛地雍鉏孫氏臣彊正其彊六十六十井衛侯如會晉將執之不與於會遺北宫括之子女齊司馬侯字使之先執二子以歸復執衛侯士弱主獄大夫○傳以不書趙武為尊公斷不然也必以為臣討君而貶武明矣○齊鄭欲共請衛侯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景子國弱謚蓼蕭詩小雅以澤之遠及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絜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向以二詩義各不同故拜二君興辭私私語衛罪以其殺晉戍也轡之柔逸詩見周書義取寛正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馭剛馬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别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然衛侯竟以女說晉○孫氏世藉晉庇以逞逆節而後得免君子重譏之罪無論矣晉君每狥其臣之邪以自弱主威大義固久蔑矣然獨不為身慮耶噫乎不足責也至悼而已然傷哉

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
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
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税服終身公

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喜以子鱄言遂專衛政免餘無地皆衛臣免餘定謀使二子攻甯氏皆死公出亡時臣父為孫氏所殺故云父子既而免餘復自攻殺之石惡盡哀於喜欲奔以既受命故會宋子鮮以信刑皆失且已使奔誓不還坐不鄉卒不仕恨公負言極也木門晉邑從之從其職事則昭已乃以欲仕出情無由怨禮曰月已過聞喪追服曰稅諸侯絕期無為兄弟追服之禮如而服之殁身慚痛之深也免餘既殺喜復辭邑讓賢六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惠子臨殁恥逐君

而甘餒鬼亦足悲矣喜受父遺命以納亡君情可原也而乃繼之以専斯招戮矣使既納君而恭恪自守政不與焉庶幾其免乎然出一君弑一君必無自全之理斯蓋蠱之莫能幹者歟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二十九年夏吳公子札來聘　適衛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是年五月獻公卒未葬而林父擊鍾奏樂故札云云○林父之惡極矣而亦有節焉可錄其免於討也或以是故乎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

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鴒襄公獻公子名惡詩小雅䳭鴒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揺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戚畏也言有死喪兄弟宜有懐思弔相恤也言兄弟懿親不睦則於人皆無相恤之意近者猶不附况其遠乎嗣新君也

靈公之立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髙圉亞圉齊惡衛大夫簡公王卿士陟登也恪敬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衛襄公夫人姜

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姜氏謚宣嬖人賤而寵者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名烝鉏元孟縶弟後為靈公夢時未生羈烝鉏子史苟史朝子協合也不良跛也成子兩筮立元立縶孰吉元得屯震下坎上縶得屯之比坤下坎上初九變也朝以為元亨為吉成子疑元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謂縶跛非全人將不得在宗人之列豈可復謂長乎且以卦辭決之言利建侯嗣子既吉何建之有言建

則非嗣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武王伐紂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故曰武王所用孟跋利居元吉利建故可

二十年夏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冦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

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内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

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孟縶以公兄故縶以公豹齊惡子為衛司寇抑輕也鄄豹邑縶奪其

官與邑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之喜圃皆衛大夫宣姜靈公嫡母淫于朝因以共亂宗魯豹友見薦達也名善名言子假我以善名故親我借不信也言已逃難使子言不信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豹也以帷蔽其甲祝鼃豹黨當門要其前一乘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華齊亦豹黨閼曲門中宗魯蔽公孟傷而與俱死公下邑閒之乘驅以速入慶比公南楚華寅衛三臣貳車公副車鴻駵魋亦衛臣復就公乘四人共一車公復出避諸臣力危從之寅內袒示必死執蓋當侍從之闕以蔽公既閉郭門以距追者復踰門出以從公死鳥衛地析朱鉏黑背孫青齊頃公孫將事行聘以事從也阿下親附而卑下之欲就地行聘也不敢斥尊故曰執事貳違命也受聘當在宗廟故云宗祧以止之乃請青見青辭不獲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有私覿今為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衛侯喜以青敬已為乘馬以貴之掫夜行除死免死也燎設火燎以守

備北宮子喜也渠子召喜同叛因其宰不與謀即殺渠子滅齊氏公以喜始亂終變正故先盟之朝等四人皆齊氏黨殺宣姜以淫亂故喜經是得先死賜美謚朱鉏以徒行從亦豫謚又予墓田子石青字言言其有禮苑何忌齊大夫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孔子弟子名牢慕宗魯故將弔夫子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許豹行事是受亂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去是病身於邪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二心事縶是非禮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定公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文子名發欲公臨其家以受享史鰌史魚也臣能盡臣禮戍文子子與與於禍夫人黨如宋之徒朝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説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因在宋呼之蒯聵靈公大子盂邑名婁豬求子豬喻南子艾豭老牡豬喻宋朝速大子家臣見其色見太子之色變也戕賊也以信義言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

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

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

遂居之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無子蒯聵奔故三揖卿大夫士郢言立適當以禮與内外同之君乃私命必不從適為辱異立意不同輒蒯聵之子出公也宵迷夜行迷道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今在北直隸開州城北七十里有戚城傳謂納蒯聵於此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絻者始發喪服詐為衛人逆太子故衰絰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

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大叔疾大叔懿子之子謚悼子子朝南子所淫者娣所娶之妹朝出出奔孔文子名圉犂衛地外州衛邑或淫疾或時往淫也軒車也獻獻于君二者奪妻奪軒也遺疾之弟孔姞文子女疾之妻也疾奔宋臣於雅城鉏雅私邑桓氏出雅亂而奔也詳見向魋之亂復復使疾還衛巢郼少禘皆衛地傳詳疾之失所僕御也田獵也夏戊悼子之甥翦削其爵邑

十二年夏吳徵會于衛　秋衛侯會吳于鄖　吳人藩衛侯之舍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藩藩籬之以示辱餘見越滅吳

子之公孫彌牟從之固從夷之心固也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竪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刧

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孔圉文子蒯聵姊孔伯姬也悝姬子良夫通於姬故使之詣大子所晃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請良夫為之請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服婦人服御御車稱姻妾自稱昏姻家妾介被甲與猳豚欲以劫盟時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欒寧孔氏老季子子路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且飲食不欲戰也奉輒避其父子羔高柴亦孔子弟子仕衛言政不在已不須踐其難季子言食其祿宜與其難門焉守其門繼之言已必繼悝攻太子石乞盂黶蒯聵黨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莊公蒯聵也故

政輒之故臣瞞成褚師比皆是也○先儒謂子路食輒之禄為非義然春秋時欲擇君而仕則唯不仕而已故夫子不之非而唯欲正名之急焉但於此輒已避父而悝已奉蒯聵矣何用以身殉之遊聖人之門而明義不及晏子惜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禄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

休悔其可追鄅武子衛大夫名肸河上戚邑成世繼其先世復次還居君之祿次方休天之休方始未復申戒之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蒯聵因孔悝得國乃復逐之北直隷滑縣東南境有平陽城傳云衛侯飲悝於此納財賄也夜遣者慚負之不欲令

人見悝載其母俱去反祏使副車返取廟主西圃孔氏廟祏藏主石函子伯忘舊恩而追殺載祏者悝怪祏久不至使公為反逆之不仁人謂子伯言必勝之許為果一發而殪之車副車從從許為也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夢嬖以能占夢見愛僖子大叔遺也託占夢卜而暗指遺為公害公信而逐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

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輒之奔晝以其寶行故瞶不得器將密謀故屏執火者而代之亡君輒也擇其才則立之若不才則廢之而寶得豎小臣太子疾恨良父為公謀恐廢已立輒故與𤞑為盟牲强盟必不召輒并與公為期以殺良夫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以虎皮為幄於藉田之圃求令名者以為吉兆太子以良夫應之甸即乘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衷中也兵車

一轅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為四牡今止乘兩牡故謂衷甸大夫乘車兩馬此雖乘中二馬而車制則卿矣見良夫之侈紫衣君服王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在君之所惟有露裼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為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近君則解劒此不釋亦不敬故以紫衣袒裘帶劒為三罪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

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志父鞅别名蒯聵既得國背晉故鞅言恐晉君為已教使不來𢹂築也實之也欲速得父處國觀書之子瓘子玉服禮服而禮之言已受國子之命必欲敵晉不須來致師鞅畏之而還時陳氏謀齊故駕怨於國氏　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

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昆吾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今開州城東有昆吾臺緜緜瓜瓞初生也良夫喻已有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使衛侯得國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殺之故自謂無辜胥彌赦衛筮史衛侯無道故卜人不以實告云不害反其邑而逃貞卜正卜夢之吉凶竄赤也魚勞則尾赤衛橫也方羊作彷徉不安意言衛侯將若此魚裔苗裔同也大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裔賓作窬六句皆繇詞晉果復入衛簡子憶叔向之言姑止竟如所夢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

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戎州衛邑山東曹縣有楚丘城其地莊公惡其名因翦壞其邑聚又匠久役而不息石圃石惡從子衛卿請請免也青疾之弟與疾皆被殺己氏戎人姓髡去其髮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蒯聵有國二年而殺於己氏起靈

公子路齊邑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蒯聵所逐輒歸國而復之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

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
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
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
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
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
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
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

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

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輒得國七年而奔下叙奔故聲子名比亦蒯聵所逐古者臣見君解韈比否故怒疾足瘡褻嘔吐不敢不敢解也辭之共為辭謝戟其手屈二指以中三指如戟形聞比聞也乘與亥同載幸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南氏子男之子公孫彌牟謚文子亥故知政者懿子公文要謚莭夏丁氏見前彌子名瑕期夏戊之子使匠久致怨如蒯聵優俳優狡其名拳彌衛大夫使俳盟恥之也比韈登席者彌牟喪邑者要失車者亥奪政者期得罪者匠彌得入宫故因之鄄子士衛大夫彌偽為公謀言不可禦恐害公先君蒯聵也以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輒早去蒲近晉邑鄄齊晉界上邑洿近魯邑城鉏近宋邑南近越鉤近鉤牽也有君謂句踐稱伯也又欺輒言盜或在近請速行以避之已為先發乃以寳歸衛蓋輒不知彌之詐故皆為其所賣支離

陳名揮為輒間因之侵衛故要請逐之彌年不知乃曰無罪要言揮貪妄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出南門必請師皆揮之情而預料之如此難面逐故先遣其家再宿曰信外里輒所在請師以伐衛求入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

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
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茍
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
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
者遂卒于越叔孫舒武叔之子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睦民睦師越師大敗衛大敗定子比之父憾北逐已而焚其尸卒莊陵名王孫齊王孫賈之子私私問之文子致衆而而問以觀衆心知衆惡公而悅已乃申令開門登陴以守嚴設備以怨公使不敢入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黙也南氏即彌

年以城鉏賂越軌怒期而不得加殺乃勑宮女困苦其姊期聘為悼公聘告王告越王又忿期而無所洩并殺其甥遷怒縱惡之極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此追記前事也

子貢稱成公獻公事皆見本卷○嗚呼飛走之倫於人
詩周頌言國無強惟在得人
異矣然於其父子孕字不相禍故各繫其類焉使皆蒯聵輒疾則其類俱滅矣以文武康叔武公之後也而有是不重可傷哉而國猶不亡者則聖賢遺烈之遠也若子貢之論抑其末矣其亦未聞夫子正名之旨耶或疑夫子何以正名予謂蒯聵欲殺南子出於蓋忿與篡弒者亦稍殊科且靈公未有廢命也何不可以有國乎設宜廢則輒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為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為太子耳蒯聵雖不仁受國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矣其事甚順而子路始為逆何也夫以二賢猶尚爾則民彝固已大泯於斯世矣傷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六

明 傅遜 撰

鄭

莊公克叔段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

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
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申申伯國今為河南南陽縣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共古共
伯國今為河南輝縣兒墮地能開目視者曰寤生號叔
東虢君今為河南陝州等縣制汜水縣恃制巖險而不
修德鄭滅之恐段亦然故云云然莊之意實忌段恐居

巖險而難制也巳而順姜請使居京因謂京城大叔見寵異於衆臣京亦鄭邑今為榮陽縣亦稱地有索亭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三一三分國城之一中小以次減不度不合法度早為所即欲以計除之也鄙鄭邉邑貳兩屬也吕鄭大夫字子封言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廪延鄭邑今為河南延津縣見轉侵多也厚謂土地廣大公言不義之人不為衆所親暱如墻之厚而無基必崩完城郭完聚人民聚繕治也步曰卒車曰乘啟開也鄢鄭地今為河南鄢陵縣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制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出奔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潁谷經鄭州至襄城縣為渚河考叔典其封疆稱封人聞公母子之故欲解而合之肉謂之羹食而不啜欲以發問也繄語助何謂佯不知設疑也隧若今

延道賦賦詩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純篤也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能以其孝而推廣于人所謂錫爾類考叔以其愛母之心而感莊公之念母故云然

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滑共叔子虢西虢國

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莊公入許

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

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

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
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
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
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
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
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
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

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
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
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
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
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
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郲即

時來鄭地今屬河南榮陽縣境許今為許州太宫鄭祖廟古者出師授兵於廟公孫閼鄭大夫字子都與考叔爭車不勝至考叔以君旗登城射殺之輈車轅棘戟也逵道方九軌傳附於城蝥弧君旗名顛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繼考叔登周徧也麾招也不共不敬禮許叔許公弟東偏東鄙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弟叔段餬粥屬獲公孫獲沒于地以壽終也禮加禮悔禍悔前禍之無寧寧也謁告也重昏曰媾降降心也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祀許之山川圉邊垂也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胤繼也自知身死而國亂如以許遺子孫則反為兵端故云云刑法也○莊公於此耿乎其心之良焉揣後嗣事又何明也而不為彌亂計何哉良由内釁已成復不能以義裁其私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疾閼射考叔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傳言其德刑俱廢

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莊公卒子突爭立國亂叔乘之以入公與齊侯因定之㕍齊魯間㕍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襲掩其不備

厲公篡國

隱公七年冬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以忽有王寵故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

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嬀陳姓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譏之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

敗戎師突厲公名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覆伏兵也逞快也祝聃鄭大夫先為三部伏兵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誘之入伏中戎遇伏還走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面受敵故曰衷後軍不繼故大奔殪死也見突於此已能兵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

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大良少良戎二帥名甲首披甲者首熟曰饔生曰餼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戎齊矣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善善其得是道前文姜未昏魯欲以之妻忽今既歸魯復欲以他女妻之忽謂以師救齊而得昏恐見怪於民乃托父命以辭○鄭忽辭昏之言義正而識明蓋賢公子也不幸遭不良人以致不終議者以此咎之謬矣且文姜淫亂又可娶乎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郎魯地今山東魚臺縣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勝敗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見魯猶秉周禮

十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

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祭仲名足初守祭之封疆因以為氏今河南鄭州有祭城三公子突亶儀其母皆有寵曼鄧姓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

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句瀆之丘即穀丘在河南歸德州南境與虛龜皆宋地宋以立厲公故責賂於鄭鄭人不堪遂不平公為成之與宋盟會者三宋公貪甚卒辭焉故與鄭盟而伐宋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衞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戰地修好修武父之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渠門鄭城門逵道九軌東郊鄭郊牛首鄭邑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為椽以辱之

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

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愍其見殺故載以出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櫟鄭別都今為河南鈞州檀伯鄭守櫟大夫公與宋衛陳會袲宋地似今鳳陽府虹縣西境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前謀弗克故再伐飲至告於廟而飲至也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亹昭公弟逵魯大夫復重也伯高彌字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首止衛地師陳師討鄭弑君也渠彌不知討己故相以往車裂曰轘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宜其見除故即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洛誥火始燄燄厥攸灼始微而終盛之意也所忌者之氣燄如此故至于災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子儀所忌也實由子儀不自强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然貳二心也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裏言納我之言念心附也桓公鄭始受封君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厲公自以先君鄭事子儀者為二原繁謂子儀既主社稷納亡

者乃二也其義較正矣
八人弟語其一餘無考

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子閼强鉏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叔段之孫數滿於十故為良月强鉏不能早避害故君子譏之

穆公之立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十四年秋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鷸翠鳥聚其羽以為冠非法之服衷猶適也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又詩小雅取其自遺憂夏書禹謨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

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圍鄭餘見晉秦交伐甲父宣多鄭二大夫

三十一年冬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鄭大夫

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　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桔柣鄭城名汪池也車覆於其中獻殺瑕以獻夫人文公妻鄶故國今為河南新鄭密二縣密舊有鄶城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

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帝天命以蘭為之子令人愛之如蘭蓋以蘭之靈秀毓焉後有蘭驗子孫繁昌徵蘭以蘭為徵恐以賤故忘之也鄭子子儀也淫季父之妻曰報南里鄭地葉楚地今為河南葉縣石癸鄭大夫言姬姞二姓宜為配耦姞文從吉其女為

后稷元妃而周興亢極也大宫鄭祖廟

靈公僖公之弒

宣公四年春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

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黿如鼈而大千歲能與人語靈公穆公子名夷宋字子公子家名歸生食指第二指也弗與使指動無驗先先公為難譖子公譖於公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故書以首惡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者書弒者之名子良穆公庶子名去疾堅襄公名穆氏穆公之羣子襄公欲盡逐之以子良讓己故獨舍何為何為獨留

十年冬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四年傳以歸生權不足而書弒令鄭人以弒君之罪歸歸生夫權不足豈鄭人討之之意耶何更不及子公也此傳之舛謬有難辨者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睔之子髡頑立是為僖公當國攝君事為政卿也司馬主兵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成魯成公子罕子豐皆穆公子不禮不敬禮之元年鄭僖元年簡公僖公子○既詳知見弒之由又承其偽赴而書之皆不可解

八年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西宮純門之難

襄公十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詳見悼公復伯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強競也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

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伐鄭牛首之師黜減損獲因俘也非禮過制獻獻所獲也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

封疆而侵四族之田故皆喪田公子前子駟所殺子熈等之黨西宫公宫子孔公子嘉字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尉止等五人皆士以微故不書名子西公孫夏字子駟子也尸臨父尸子產公孫僑字子國子也為門置守門者庀備也羣司衆官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尉止子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載書盟而載之書位序使諸大夫各以職位為序以聽執政之法不得侵越辟法也門子卿之嫡子弗順子孔之命故子孔命誅之子產止使勿誅焚書焚前載書難難以治所欲為政也焚於外欲使衆見之○子產相國之畧已見於此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

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子西三子貴用於鄭而父賊不討有傷厥心且非國體故以賂求之馬四十乘百六十匹師樂師也茷慧皆其名黑字子晳良賢逸放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私小便相相師者宋於鄭國之相自宜為之討賊俟得賂而歸之則無三子而有淫樂是以相博而互易也故慧詭言無人以激之宋子罕賢其言請歸之能徙義也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

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歸其妻先絶之鄭之謀也

十八年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子庚楚令尹餘見晉平楚康爭伯子蟜公孫蠆字伯

有良霄字子張公孫黑肱字子子子展子西完保完城郭內保守也魚陵鄭地城上棘者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名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信再宿也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十九年秋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

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守子孔自守經書鄭殺以國討為文子然子革之父士子孔子良之父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亞次也相助也三室以先世相親凡事如一室故子良子革幷及於難子革即鄭丹簡公猶幼故子展以大夫當國

子產相國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黑肱字伯張一字子張段其子字子石黜官減其官職禮大夫時祭少牢此四時祀以特羊三年盛祭以少牢為薄矣特一也殷盛也大牢牛羊豕少牢羊豕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時鄭亂賢臣懼而自貶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游眅公孫蠆子字子明館於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也良游眅子大叔眅弟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是類也故廢之復不討專殺之人以抑強扶弱且令忘其怨不使昭播之

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晉逐欒盈而以程鄭代之使佐下軍揮字子羽降階自卑下也然明鬷蔑也階猶道也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於朝服詳見晉平楚康爭伯十二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以然明之言驗故知其賢

越過也言所行不過其所思有畔言有則也

二十六年春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緫名鄭蓋請之於王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秋七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國景子相齊侯　子展相鄭伯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衛侯獻公也復國而侵戚田殺晉戍故晉執之齊鄭如晉為之請也詳見衛孫甯廢立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叔向觀察子展言貌而謂其居身儉用心壹子孫當久興於鄭

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趙孟自宋之盟還過鄭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以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復辭君子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第賛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

於召伯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當隰桑詩小
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
欲子產之見規誨故受之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蟋蟀詩
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
瞿然顧禮儀也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故趙孟云有望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匪交匪
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享畢而咎
伯有云鄭伯未有無良而誣之以公歌之於衆為榮寵
於賓因策其必速亡稔年也又
賢其餘而子展為最印為次

二十八年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
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迋勞於黃崖不敬穆叔

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不在朝楚也廷往也承守承先祖守其家受其辜言必大為鄭害濟澤言薄土蘋藻言賤菜宗室宗廟言取蘋藻於阿澤使服蘭之女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故云然女珮蘭而馨故曰季蘭

二十九年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子皮名虎代父為卿六斛四斗曰鍾餘見宋子罕之賢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

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伯有執國政故得使黒世行世為行人裨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紓解也焉辟必歸之也子産位班次應知政世隆世所高奪魄喪其精神為子産驅除戾定也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駟氏子皙良氏伯有愎狠也）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駟良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君臣詛盟故亂不已）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汏侈故不免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

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

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窟室地室擊鐘借樂朝者家臣朝伯有者謂伯有為公窟谷窟室布路分散也而朝伯有朝君也雍梁鄭地罕氏子皮駟氏子晳豐氏公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故云同生伯

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時人謂子晳直三家彊故勸子產就而助之子產言我於駟良豈偏有黨乎但禍難難量或能直能彊則難不生矣今三家未能故伯有方爭吾姑不違吾所志耳所謂執禮而中立也不及謀不與於國謀也印段子石從之義之也大宮祖廟師之梁墓門皆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介甲也用襄庫之甲兵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駟氏伯有召之也子產以兄弟恩等無所偏助復斂葬伯有以敦致其情所謂成吾所也故子皮以為禮而怒夫攻之者羊肆市列也斗城鄭地吉懼禍并及故不入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復歸吉復歸伯有既出絕位故不稱大夫子蟜卒在十九年會葬事揮子羽裨竈鄭大夫揮指葬喻伯有以其侈久宜亡故云猶在歲歲星十二年而一週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其度周七月夏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竈指之言伯有猶可終此一週之期而歲星至期反不及此次至伯有之亡適一週矣而歲星乃在娵訾

不及降婁之次娵訾營室東壁蓋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方及如竈言僕展伯有黨羽頡馬師頡也任晉邑樂成亦鄭叛臣二臣欲害宗國宋盟約弭兵故趙孟不可徂子罕子代羽頡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皮代伯有知政以子產賢讓之偪近大國無小言在政紀也乃寛為大國所恤也伯石公孫段字有事使之而恐其不順故賂以邑大叔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言人不能無欲得所欲以成其事則其成功在我且邑固在國也大叔又恐為四鄰所議又言此共以和順何尤之有鄭書鄭國史書言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待歸要其成也辭而卒與信有終也惡惡其飾詐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以國奢故示之以禮國都及邉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

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為保大人為卿大夫豐卷子張也田獵也一殺為鮮國君用以供祭故必田衆臣止取於給備故不須田徵役召兵欲攻子產請請不沒於公復復其位入所收也褚衣之槖奢侈者畏法槖而藏之並畔為疇殖生也嗣續也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詳見晉楚

為成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

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文子名佗以勞辭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客謂文子詩大雅引詩以喻鄭有禮必無患因跡子產行事以明文子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謀國則否才性之蔽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初政未協有遊于校議其得失者然明欲毀校以息之子產言為忠善則怨謗自息損猶息也遽即也道通也藥為巳藥石也仲尼以仁歸子產計其年於此應十歲蓋長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

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

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為邑為邑大夫少年少傷自傷貫習也我自言也以庇庇吾身也不足智慮不足謀其家也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
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介副也入館就客舍鄭知楚懷詐故惡之外城外衆逆以兵入逆婦請墠請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豐氏公孫段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蒙欺蔽也告廟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為欺先君大臣稱老不得列懼辱命而黜退子羽言已失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懼壅而不行館人屬言為往來行李之所供祧廟之兆域即廟也垂櫜示無弓○夏四月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

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徐吾犯鄭大夫楚字子南黑字子晳皆穆公孫禽鴈也强納之夫丈夫以其武勇也

一云以先聘已故為夫衡交道也直鈎以先聘為子南直用戈為子晳直是均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鈎其事而歸罪於罕者奸犯也奸國紀謂傷人忌畏也大叔游楚之凡子亢蔽也蔡放也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也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以其强討之恐致亂故弗討

秋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叔向問焉 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

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向問事見晉失諸侯幾何言不久將敗也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

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游氏大叔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去之駟氏黑之族以黑好亂恐并及故欲殺之遽驛騎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乘遽欲速至也印黑之子褚師市官周氏衢道名陳其尸書罪於木以加尸上

四年九月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此古法也子產作之者必更有所增益如魯作丘甲之類死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蠆尾有毒喻子產重賦毒民詩逸詩遷移也子寬名渾罕涼薄取也列列於國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偪晉楚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也

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娶自為娶子尾公孫蠆字用善人謂授政子產也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

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鄭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與子產雖異國臣而心契道一故遺書諫之虞度也準度之以為己法一云虞畏也敬憚之意以制謂臨事裁其輕重之宜不豫立法辟法也法豫立則民知爭端閑防糾舉行施守執奉養也從從敎淫放也忠誠其心聳動也行善行務時所急和說以使民也臨居其上涖措之事剛以義斷恩也上王公官卿大夫不忌上謂權移於法不畏上也皆因危文以生爭徵據也據於刑書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治考三代之亂皆作刑書不能議事以制誘政即作丘

賦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詩周頌言則文王之德有安靖四方之功刑則也又詩大雅言以文王為儀則天下信而從之又何刑為孚信也雖末喻細微也多制數立法也大惠以箴戒為惠也○叔向之言誠知要矣然三代而下則法不可一日無也子產德焉而不從其亦是故乎若云國將亡必多制者信夫信夫

七年夏四月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熊獸似豕見于晉侯夢以子產博物因來聘問之私焉私語也望晉所望山川皆走往祈禱羽山今淮安府贛榆縣有羽山舜殛鯀處有羽潭鯀化黃熊處夏家郊祀之歷商周三代亦通在羣神之數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夏郊鯀也間差也方鼎莒所貢

〇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

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説也為身無義而圖説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介甲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公孫段豐氏黨故伯有為祟殺之洩子孔子良止伯有子皆立為大夫使有宗廟為之歸也子孔不為厲亦立後故大叔疑之子產以伯有無義徒以妖鬼而立之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圖以此解說民心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反其常度以求媚於民蓋以心說而後信之也景子晉中軍佐趙成魄陰精形之靈也既生魄內有陽氣為魂物權勢也精爽英靈也精能神爽故明強死不得其死腆厚也蕞小貌子良穆公子生子耳子耳生伯有伯有既戮死其族猶大所馮者貴重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

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前馬師頡奔公孫鉏代之故稱馬師氏與子皮同族月此年二月罕朔鉏之子罕魋子皮弟卿從大夫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以罪降謂從其罪之輕重為降之多寡大夫位馬師職也從嬖大夫使降一等不以其罪為子產故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

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

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子皮罕虎也幣見新君之贄子產言幣必不用而徒費載幣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千人之費國不可數晉果以禮拒又用幣盡皆如子產言故子皮悔之言知之難在於行夫子知之而我不能行則其知為徒此我之不足非夫子之咎也畢送葬禮畢斬馬哀痛之深如斬絶也書大甲篇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

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葬除除葬道游氏大叔族用毀廟具乃曰下二句大叔教毀廟者之辭子產果不忍毀其廟使避之迂道以避其廟也又因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掌公墓大夫之室有當其葬道者塴掩土子大叔欲直其道速葬無久留賓子產不忍傷民迂道緩葬賓亦無傷傳以禮美之

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子産爭承　自日中
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
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
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産君子
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承貢賦之次子
産以鄭爵列伯
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爭之必直而後已詳見晉失
諸侯子皮深知子産賢以政讓故死而哭之哀已止也
無為無緣也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齊無管仲則
乃邦家之基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不伯鄭無子
産則不國宋澶淵之役無寇萊公則天下分然管仲之
舉也以鮑叔子産之任也以子皮萊公之相也以畢文

簡公三子之才世恒有而鮑罕文簡不恒有也可勝悼哉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産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
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
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
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
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
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
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
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
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
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

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孔張子孔之孫執政掌位列者禦拒也縣

樂肆富子鄭大夫以孔張之見笑為取陵之具諫子產子產怒之衷當也頪作纇不平也放縱也紛亂也不聽

謂不從上命昆凡也子孔鄭襄公凡嘗執鄭國政卿得自立廟故曰祀於家祿祿邑賦軍賦軍出卿賦百乘職有所主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祭在廟謂助君祭也言僻邪者應加以刑罰不應上累執政○子產素賢而於此乃若拒諫者豈以一事一人上累執政則國體不肅耶或以子孔亂臣之後故不告戒而外之耶○玉環同工共樸自共為雙偷薄也鄙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君之列銳細也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云皆出庸次比耦用次序相比耦耕強賈強市其物藝法也成就也二罪謂失諸侯鄙鄭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以子產之才知而相小國屈服盟主恒不平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氣可想見也○鄭志鄭國所誌子蕃子皮之子名嬰齊野有蔓草詩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善其幼而能賦望其能繼父賢也羔裘言鄭以別於唐羔裘子產取其彼巳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

之彥兮以美韓子韓子謙巳不堪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大叔欲宣子恤鄭否將他適宣子言巳在必能安靖之不使之適他人也拜謝之也其言嫌若有二心故宣子更是之又以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用能終於好子游駟帶之子名偃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乎不夷子旗公孫叚之子名豐施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子柳印段之子名癸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巳將和之也庶庶幾於與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昵親也皆以示親好之意我將詩周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藉手以玉馬藉手拜謝○按六詩自褰裳而外先儒皆謂淫風如果則五卿之刺繆巳甚宣子豈以為賢鄭其不國矣考古註皆自有說不及載

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
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
之駟偃字子游弱幼小子瑕偃叔父名駟乞惽惽子瑕舍子立叔不順禮也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聳懼也不天不獲天福也疫死曰札病曰瘥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族於謀謀於族也長親分長而且親也剝亂何知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吾國且不知鄭國之大夫何得專制且辭幣拒之深也報使答其禮也○子產辭晉問其氣壯矣盍若黜乞立絲之為順乎而并免其問也
二十年十二月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

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死賢莫如大叔故知必代己寬難難以治也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詭隨無正心之人不可從也謹戒勑也無良不良人也式用遏止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能柔遠邇則王室定是和也詩商頌言湯政得其中平競強也絿緩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定公八年冬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字子然大叔死嗣之

九年春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名竹刑加益也棄其邪不責其邪也詩邶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訓之所執又詩鄘風録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能以一善存身詩召南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

其樹芟草舍也深咎駟歂之殺鄧析為不忠也○自子產而後相鄭者益劣矣

滅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自莊公伐許以後雖復國向事鄭至此恃楚而不事故伐之）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疆田正前所侵田之疆展陂許地田許田）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詳見晉楚爭伯）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前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此許以其所封田求和于鄭

十五年十一月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葉今河南葉縣本古應國

襄公十六年春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欲叛楚故請遷復不可故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

八月卒于楚怨鄭伯獨親行故必欲報之不及出楚師卒於楚　冬十月楚子伐鄭詳見晉楚為戍

昭公九年二月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城父今南直隷亳縣有城父城

十三年　平王即位　復之

十八年秋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

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説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不專楚不專心事楚有令政子產相鄭故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故云乃余之舊國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之俘邑蔽障蔽也易輕也不可小謂鄭也白羽今河南內鄉縣

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故不可苟用必嘗試其善而後可不然舍之可也譏止不慎藥物所以加弒君

之名

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敗吳入郢也）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閔公二年冬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高克鄭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詩之本）

宣公六年冬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

矣閒一歲鄭人殺之曼滿伯廖皆鄭大夫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為離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師救鄭餘見楚莊王之伯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石制字子服魚臣字僕叔皆鄭臣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歸乎蓋歸於怙人之亂以要利者

哀公五年冬十月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塈息也僭差濫溢皇暇也言駟

秦違詩與商頌故受禍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六